

史海钩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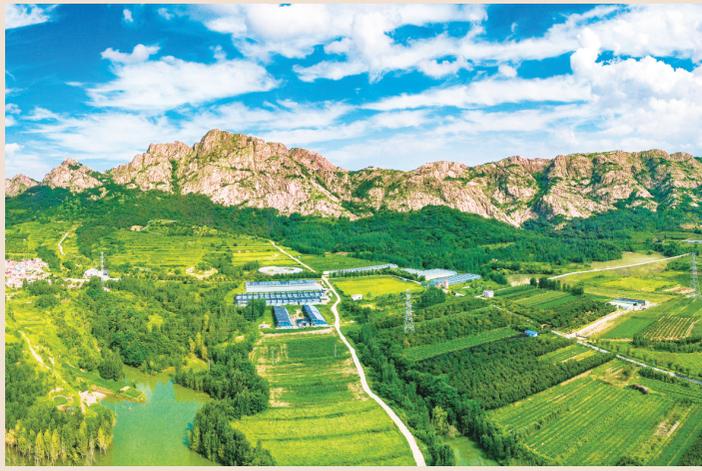
镌刻在藏马山上的“围山河精神”

□崔启昌

藏马山坐落于西海岸新区大村镇和藏马镇域内，主峰海拔432.6米，蜿蜒30公里，总面积13000余亩。藏马山山峦跌宕俊秀，生态植被丰实，自然资源优势明显，加之气候宜人、区位适中，素有“东有崂山，西有藏马”之称。

藏马山名字由来已久。相传，秦始皇七巡天下，三登琅琊台，以建功勋。有出海寻仙者为讨始皇帝欢心，奉出海所获不死灵药，始皇帝龙颜大悦，斋戒三日，欲择吉时而服。吉时至，秦始皇手托灵药，却有白马突至，掠灵药而逃，向西南方向狂奔而去。白马忽见大山映入眼帘，遂隐入深山。始皇帝派重兵近前搜捕数日，却始终没见白马身影，扫兴而归。白马隐居于此山之中，两千年来时有传闻，被百姓奉为灵兽，人们便把这座山称之为“藏马山”，藏马山西麓顺流而下的那条河也称为“白马河”。

一直以来，拥有自然禀赋和美丽传说的藏马山无不给人以心驰神往的美好期待。展望新时期的开发建设，藏马山更是凸显了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回眸过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村人民在藏马山西麓战天斗地，奋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所呈现出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勇担使命，造福后代”的“围山河精神”仍旧振聋发聩、振奋人心。那人工修筑的蜿蜒10多公里的围山河，如今仍像一处亘古不变的丰碑，激励着人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砥砺奋进。



远眺藏马山西麓。

靠笨拙的原始人工，镢头刨、铁锹铲、独轮车推土；为使基础牢固，采用原始的打夯办法，三四个人用绳索绑住一石块，喊着号子，合力夯实地面；石工则用铁锤、钻子、撬棍、楔子，凿开岩石，清除障碍。整个围山河工地，从南到北，红旗招展，标语林立，人山人海、号子连声。

1974年秋，为了赶在封冻前完成土石方，提高修建围山河效率，公社决定，早秋作物刚收完，立即突击种上小麦，顾不上晚秋秋收，更顾不上当时农民的主粮地瓜干还没切晒，就组织全公社的青壮年劳动力全部上藏马山，打围山河工程“攻坚战”，村里只留下老弱病残者和妇女切地瓜干。围山河指挥部建在藏马山西麓，大喇叭震天响，为加班加点、几近昼夜奋战的社员鼓劲加油。正当大家精神抖擞、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天公不作美，遇上连阴雨，切晒的“主粮”地瓜干全烂了，由此造成了第二年的饥荒，但大村百姓没有因此而退却，大家挖野菜顶主粮，借粮负债，一切行动听指挥，硬是全力奋战在藏马山西麓的围山河工地上。

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藏马山西麓围山河水保工程终于胜利完工。

一河围山 锁住水土造福百姓

藏马山西麓围山河水保工程，分割拦截了山上“桀骜不驯”的客水，保护了山下的村庄、农田，既缓解了藏马山的洪水灾害，又为解决藏马山区域的干旱积蓄了水源，还为利用水库塘坝养殖淡水鱼提供了便利，更为藏马山区域的旅游产业增添了资源。

整个工程沿藏马山西麓蜿蜒曲折，南北总长10049米，串联了藏马山西麓的五个小流域，拦住了藏马山各山涧沟壑7.7平方公里的山地来水。根据水文历史记载，围山河以上的各个水库塘坝，可容纳洪水265.8万立方米，围山河下的水库、塘坝可蓄水300万立方米，可控制一般年份的山洪危害，大大减少了水土流失，使藏马山西麓流域侵蚀模数比治理前减少了35%，藏马山西麓的水土流失现象基本得到控制，围山河水保工程的竣工，使该流域内12个生产大队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品质显著提高。围山河水保工程建设前，藏马山下的龙潭村每人每年只能分20斤左右小麦，围山河水保工程竣工后，村里大多土地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第二年该村人均分到的小麦就提高到120斤。

几十年来，藏马山西麓的围山河水保工程在农林牧业生产和乡村建设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登高西望，梯田连片。陡崖下，是一座波光粼粼的水库塘坝，紧靠着的是——一条自南往北的环山大道，环山大道下是一片片生机盎然的板栗园、苹果园、山楂园、灌木林。紧靠藏马山的白马河，自北往南，蜿蜒曲折，徐徐而下……

而今，藏马山西麓围山河水保工程的建设，仍然在持续发挥着水土保持、驱涝降旱、旱涝保收的作用。

百废待举 兴修水利成当务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相继发生程度不一的洪涝灾害，水土流失十分严重。1949年，全国发生大面积水灾，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治理水患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另外，恢复国民经济，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也需要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亦是当务之急。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兴修水利、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将其视为国家生态安全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颁布了《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1957年成立了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同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为了更好地推进水土保持工作，全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试点示范。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修水利、水土保持工作是在党和政府的重视、支持下逐步发展起来的，通过政策引导和科技支持，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后续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水土流失 土壤侵蚀现状令人痛心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口增加，滥垦荒地，导致各地的水土流失日趋严重。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民经济暂时困难，除自然因素外，人为的滥垦、滥伐、滥牧，以及工业建设中的开矿、采石等，使得水土流失面积持续扩大。青岛市水土保持委员会曾组织水利、农业、林业等有关部门领导和科技干部共150多人的水土保持普查队伍，对全市水土流失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历时年余，共调查了25条具有代表性的小流域，测量了35座水库、塘坝的淤积情况，调查了长50米以上的干支毛沟670条，不同地种的侵蚀深调查250多次。调查测算出：全市共有水土流失面积6228平方公里，占全市土地面积的58%；全市土壤年侵蚀模数2133吨/平方公里，土壤年均侵蚀深1.58毫米，土壤年侵蚀总量2296.7万吨。山丘区土壤侵蚀模数为2727吨/平方公里，年均侵蚀深2.02毫米，年土壤侵蚀总量1952.9万吨。由于复杂的自然因素和历史上滥用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使水土流失比较严重，而且日益加剧。有些山丘贫困区只图近利、不顾长远，大搞“帮忙田”，水土流失严重，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

后续实地调查情况显示，作为中度侵蚀区的大村藏马山西麓，沿白马河与藏马山之间，南北长10.05公里，东西宽5公里，面积7.54万亩，上部很陡，坡度在70°左右，下部较缓，坡度在15°左右，5~10米深的沟70多条，小沟数百条，平均年降水量818.5毫米，雨季常有山洪暴发，水土流失严重，形成大量切蚀沟，一般年份切蚀深3厘米，严重年份达20厘米左右，年侵蚀模数最少为每平方公里1100吨，最高达1500吨。主要侵蚀地种为坡式梯田、土沙路及植被率小于0.7的林草地等。水土流失及土壤侵蚀现

状令人痛心。

战天斗地 掀起治山治水热潮

1964年6月，37岁的官学杰调任胶南县大村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到任后，他与大村人民休戚与共，战天斗地，改造山河，与大村人民一起奋战了十二个春秋。从走访调研中了解到藏马山西麓水土流失严重的实际情况后，为科学根治水患，1973年，官学杰聘请上级水利部门专家，组织技术人员对藏马山全流域进行了勘察，掌握了藏马山西麓的基本情况。藏马山最高海拔432.6米，西麓流域面积为10.36平方公里，该流域沿白马河、藏马山之间，形成一个南北长10.05公里、东西宽5公里的狭长地带，这一片狭长地带主要是顶部浑圆、斜坡较陡的黄土丘陵，坡度在70°左右。山根部分在50米等高线以上，坡度在50°左右。山根至河岸在40米以下的等高线上，坡度为15°左右，土壤团粒结构好，适宜庄稼生长。该流域内有12个生产大队，耕地10153亩、山林6430亩、果园585亩，分布在70多道较大的山沟和数以百计的支毛沟、山坳、黄土丘陵、小平原上，沟壁深5至15米，地貌支离破碎，植被不良。年平均降雨818.5毫米，暴雨季节，经常出现山洪，加上山陡流急，水土流失严重，形成大量切蚀沟，约占地2万亩。过去虽然也搞过沟间谷坊，但因工程措施

不力，又缺乏管理，基本被山洪冲垮，水土流失灾害依然严重。

为大面积拦截径流，从根本上消除藏马山西麓的水害，1973年秋后，经官学杰提议，大村人民公社组织了三结合勘察小组，根据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的原则，因地制宜制定了水库、塘坝、谷坊、围山河、环山路综合建设的水保工程计划。

从1974年开始，大村人民公社每年组织4000余人投入藏马山西麓围山河工程建设，计划历时三年完工。采取集中治理，保、灌结合，挖、筑结合，就地取材的办法，依据自然地形，能库则库，能塘则塘，能闸谷坊则闸谷坊，能截则截，能引则引。

藏马山西麓围山河水保工程计划建设小型水库8座、塘坝8座、谷坊54座、溢洪桥12座、放水洞10座；在山麓坡水地带，在90至100米等高线之间挖一条10公里长的自北至南流向的围山河；在围山河堤坝上修筑3米宽的藏马山围山路，使围山河与藏马山各山涧下的各个水库、塘坝连成一体，使藏马山的雨季洪水沿沟壑倾下后，储存于被藏马山围山河堵住的各个水库塘坝中。

在藏马山西麓围山河水保工程中，大村人民公社调动全域内的人力物力，就连小学教师也不例外，星期天、节假日，一律集合到藏马山围山河水保工程工地，全力开展开山挖河大会战。当时，没有机械，施工全